

第 8 冊

中庸

郭益銘 老師 整理



四、廣陳明道合誠，擬於圓位(同前)

◎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¹；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²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³；齊^{通齋}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⁴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⁵。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⁶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，而民莫不說。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⁷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⁸，^{同墜}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，故曰「配天」。

淺註

- 1.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：睿，通達；有臨，自上而下地照察。
- 2.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：有容，包容；此為仁德。
- 3.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：固守，執持；此為勇德。
- 4.齊^{通齋}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：齊莊，敬肅莊重；此為禮德。
- 5.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：文理密察，調理縝密明晰；此為智德。
- 6.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：溥，無不周遍；博，所及廣遠；淵泉，深泉，比喻深遠智慧之本源；而時出之，時時湧出，源源不絕。
- 7.施及蠻貊：施，旁及；蠻貊，蠻，南方未開化民族；貊，北方未開化民族。
- 8.霜露所墜：霜露所能墜落所至之處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極言孔子之德，足以臨蒞天下，雖不得其位，而亦不失配天之德者，皆由至誠而至也。謂吾夫子聰明睿知，智也，其知周萬物如此，足以有臨於天下也；寬裕溫柔，仁也，其仁育羣生如此，足以有容於天下也；發強剛毅，勇也，其勇中立不倚如此，足以有執於天下也；齋莊中正，禮也，其禮望之儼然如此，足以有敬於天下也；文理密察，才也，所以行天下之達道也，其才精義入神。故其於事也。煥乎有文，條然有理，詳密而慎，精察而辨，其才如此，足以開物成務，有別於詳情也。

之斯數者，此夫子才全而德備者也，然而中也扣之空空而其用之也不竭。故曰：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。』溥博，廣大空洞而如天；淵泉，淵源有本而如淵。故深遠而難思，其德如此，故民見之者而莫不敬。凡有言之

者，而民莫不信；凡有行之者，而民莫不悅。如此，所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其德施及於蠻貊，凡吾四海之內，宇宙之間，即舟車所至之地，人力所通之方。上天之所覆，下地之所載，日月之所照，霜露之所墜，凡在血氣有知之屬，莫不尊之親之，此其德之至大而無窮。故曰所以『配天』也。非天下之至誠，又何以致此哉！故曰：『唯天下至誠為能如此也。』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人能修德如仲尼，即為天下至聖，既為至聖，即具聰明睿知等德，既具此德，即足以有臨有容，乃至有別。奚必居位，方名王者？故《大學》云：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』應知至聖至誠，皆吾人自心所具極果之名，不可看屬他人也。」

◎唯天下至誠為能，經綸天下之大經¹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²，淵淵其淵³，浩浩其天⁴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⁵，其孰能知之？

淺註

- 1.經綸天下之大經：經綸，整理絲縷、理出絲緒並編織成繩，引申為籌劃治理國家大事；大經，常道。
- 2.肫肫其仁：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肫，面頰也。頁部曰：頰，權也。權俗作顛。」誠實懇切之意，此指「經綸天下之大經」。
- 3.淵淵其淵：淵淵，深廣、深邃。此指「立天下之大本」。
- 4.浩浩其天：浩浩，形容廣大無際。此指「知天地之化育」。
- 5.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：苟，如果；固，本來；知，同智；達，通達知曉；天德，天然而有之性德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承上言聖人之德如此廣大深遠，殊非常情所可知也。謂如上所言聖人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者，皆依至誠而至也。除至誠之外，更有何法而可倚耶？」

大經，即天下國家有九經，經綸者條理之謂，如各有其次，各有其實之事也；大本，即性德也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，故曰：『知天地之化育。』如此皆一誠而已。

至誠盡性，合乎中和之全體，無有一物出于此性之外者，夫何又有所倚耶？如此則與天地同根，萬物一體，由與萬物為一體。故生物之心，其

仁則肫肫而不已；由與天地同根。故其體靜深，淵淵而無極；其用高明廣大，浩浩而無窮，此其至誠如神，真有不可測識之妙，此非常情之所易知，故曰『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』又孰能知之耶？所謂唯聖人能知聖人也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既是至聖，則已究竟盡性，亦名至誠聖。約能證之智，即大菩提誠；約所證之理，即大涅槃。涅槃，名祕密藏，圓具三諦。大經，是俗諦大本，是真諦化育，是中諦。經綸之，立之，知之，是一心三智也。舉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不著二邊，不著中道，故無所倚。

三諦皆能立一切法，故皆肫肫，同名為仁；三諦皆能破一切惑，故皆淵淵，同名為淵；三諦皆能統一切法，故皆浩浩，皆名為天。三個其字正顯雖由修道而證，實皆性具也。

聰明聖知，而達天德，全悟真因，而成果覺。全以果覺，而為真因者也。惟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信然信然。」

五、結示始終奧旨，擬於流通

◎《詩》曰：「衣錦尚絅¹。」惡其文之著也²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³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⁴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⁵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⁶，可與入德⁷矣。

淺註

- 1.詩曰：衣錦尚絅：文未見於《詩》，應是《詩經·衛風·碩人》中「衣錦褻衣」，主要描述莊姜貌美而賢德，但衛莊公卻因受蠱惑而疏遠，百姓為之抱不平所做。褻，麻布織成之罩衫，即在錦衣外加麻紗罩衣，以掩其華麗。
- 2.惡其文之著也：惡，厭惡；文，華麗；著，顯著。
- 3.闇然而日章：闇然，幽暗貌；日章，日漸彰顯。
- 4.的然而日亡：的然，形容明顯；日亡，日益迷失。
- 5.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：平淡而不乏味，簡約在外而內華麗，溫柔和平而入情入理。
- 6.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：知見於遠者係由於近者，知風化於外者係由於自身之修為，由顯著之用可以推隱微之體。
- 7.可與入德：與，允許；入德，步入道德之門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言聖人之德，雖是高明廣大，其實皆從隱微靜密工夫中來，以總結前文，以深明首章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意也。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衣錦尚絅』，謂衣之以錦矣，而復加尚其絅於外者，此言惡其文之昭著也。」

所以聖人之道，純以潛密靜定工夫成之于己，初未求知於人也。積累既厚，性德貞純，內德既充，而自然光輝發越于外，所謂由闇然而後日章。以根本博厚，故所施者高明，所以悠久而無疆也。若夫小人背性失真，務飾於外，的然以誇人之耳目，所以良心日喪，天理絕滅，而日淪於亡矣！

是故聖人之學，務內不務外，為己不為人，所以於世利紛華，則澹然而無欲，而性德之樂有無窮，自足而不厭者。此堯舜有天下而不與，顏子簞瓢陋巷而樂有餘也，故曰『淡而不厭。』以聖人不務飾於外，故若簡質，其實性德煥然，而發於威儀動靜之間，其文郁郁可觀，故曰『簡而文。』

以和氣積中，興物無間，渾然無隙，而其所以精詳密察，羣情畢照，曲成不遺，如陽春一氣，而物各遂其生成，故曰『溫而理。』由其聖人自致工夫潛密隱微敦篤之如此。

所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而有識者莫不尊，聞其道德之風者莫不服，盛德昭著，如日月之麗天，故見者莫不仰，如此者果何修而得耶？是皆近本諸身者既誠，則自性真之所流，從隱微之所發也。後之學者，苟能知聖人播於遠者近諸身，風其物者自於性，徵於體而顯於用，如此則可許其入德矣！是故吾人修身工夫，全從克己上做將去，切不可自欺其心。」

【按】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背塵合覺，守於真常，始則不為物轉。棄外守內，後則靜極光通，便能轉物，故『闇然而日章』。若不向真妄源頭悟徹，不向圓通本根下手，而泛濫修習，即所謂『的然而日亡』也。正因緣境，名為淡；一心三觀，名為簡；始終修習，名為溫。境中本具妙諦，故淡而不厭；三觀攝一切法門皆盡，故簡而文；修習從因至果，具足差別智斷，條然不亂，故溫而理。」

介爾有心，可謂至近也；三千具足，可謂遠矣！成佛而名聞滿十方界，可謂道風遐布也。由悟圓理，圓修圓證以為其本，可謂風所自矣！初心一念修習三觀，可謂至微也！即能具足一切究竟功德，可謂顯矣！此節重在三個『知』字。正是妙悟之門。」

◎《詩》云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¹。」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²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《詩》云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³。」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⁴。《詩》云：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⁵。」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⁶，音膚月。

淺註

1. 詩云：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：出自於《詩·小雅·正月》，本詩是一位大夫寫來諷刺周幽王之詩。潛、伏皆為隱藏之意；孔，甚；昭，通炤，明也。
2. 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：內省自己思想與言行而不愧咎，心無邪思惡念。
3. 詩云：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：出自於《詩·大雅·抑》，相，看；爾室，你的房間；屋漏，房間內西北角設施小帳，安放神主，為人所不見之處，後指房屋深暗處。

- 4.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：不刻意動作，人自然對其恭敬，不刻意言語，人自然對其信服。
- 5.詩云：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：出自於《詩·商頌·烈祖》，是祭祀殷中宗太戊之樂歌；奏假，原作「𦉑^{音宗}假」，𦉑通奏，為釜類器皿；假，通「格」，致也，即祭祀時誠心上達於神；靡有，無有；爭，敵對。亦即祭祀時誠心誠意，此際雖無言語，但亦無有爭端對立。
- 6.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：鈇，鋤刀，腰斬之刑具；鉞，大斧，斬首之刑具；亦即不用刻意獎賞，人民自然勤勉，不用表現憤怒，人民自然對之敬畏勝於刑罰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故如詩之有言曰：『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』此其性德之精微，喜怒之情未發之先，本無一私之蔽也，及乎喜怒之情初萌，然雖幽潛隱伏而不可見。其實性體已昏，而惡已甚昭著矣。

是故一念之私，即為吾性之病，如人目之有眚也，以其所見者不明，於心則有愧怍矣！是故君子切己之學，須向喜怒哀樂未發之前，念念省察，而不容其妄有所萌。如此戒慎恐懼之切，此所謂內省不疚，而自無愧心之事矣！故曰：『無惡於志。』若夫中人之學，每思覺於已然之後，而聖人之學，必戒慎恐懼，防之於未發之前。唯聖人獨知，而非常人所易及。故曰：『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』見，猶知也。工夫如此慎密，則積於中者既誠，自能徵信於外矣。

故引詩而釋之曰：『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』屋漏尚不愧，又豈有愧於心乎？此其實德內凝，而感應昭著。所謂尸居而龍見，寂默而雷聲，故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此其修身既誠，而家齊之效應之矣！若於此工夫再加增進，進進不已，至於忘言。故如詩之有云：『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』爭，敵對也。若工夫至此，則感應之徵又亦大矣！故『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』，所謂如此，則治國其如視諸掌乎！若夫無言，則已至於無聲矣！如此工夫深密，出於視聽之表，則所謂不聞不睹，可謂極矣。」

- ◎《詩》云：「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¹。」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《詩》云：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²。」子曰：「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」《詩》云：「德輶如毛³。」毛猶有倫⁴。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⁵。」至矣！

淺註

- 1.詩云：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：出自於《詩·周頌·烈文》，是周成王親政之初，告於祖廟，四方諸侯前來助祭，歌頌文王之德。不，通丕；惟，助詞，用以調整音節；辟，君，即諸侯；刑，通「型」，引申為楷模。亦即彰顯德性，故四方諸侯均效法之。
- 2.詩云：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：出自於《詩·大雅·皇矣》，讚美周朝與其先王之詩篇。予，我；懷，安；大聲，大聲號令；以色，用厲色。
- 3.詩云：德輶如毛：出自於《詩·大雅·烝民》；輶，輕。
- 4.毛猶有倫：以毛比喻還是有類比之物。
- 5.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：出自於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，此即比喻上天化育萬物卻了無痕跡，此方為修行之登峰造極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如詩之有云：『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』然百辟既已刑之，則於平天下也又何難之有？此所以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篤恭，猶言垂拱而天下治也！此聖人之全功，問學之極致，由尊性德而然也。然吾人性德精真，本來超乎見聞之表，而出乎聲色之外。

故如詩之有云：『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』言其不以聲色為大者，以其落於見聞之跡也，凡有跡者心未忘，心未忘者誠未至，誠未至則信不孚，信不孚則民不易感。故孔子曰：『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。』末則非盡性之本矣！然性本不盡，則尚有所恃。有所恃，則己德不忘。古語所謂『兼忘天下易，天下忘己難。』

己不忘，非德之至也！故如詩之有云：『德輶如毛。』毛猶有倫，意謂縱使視己之德輕如一毛，且毛非無物，然且有所比也，有比則有己，豈至德哉！所謂下德不失德也，必若泯乎見聞之跡，超乎聲色之外，以至於無聲無臭，而後方為盛德之至矣。

此盡性之全功，聖人之能事，究竟極至於此而後已，吾人有志於盡性者，必如是而後己焉！方為盡己之誠，修身之實也。有志君子，當從事於斯，是亦不負故有矣！學者宜盡心焉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此結示從妙悟而起妙修，即慎獨工夫也。此三節，結示由慎獨而致中和，遂能位天地，育萬物也，此總結示位天育物之中和，即是性具之德，雖復修至究竟，恰恰合於本性，不曾增一絲毫也。」

章初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是明不變隨緣，從真如門，而開生滅門也。修道之謂教一語，是欲人即隨緣而悟不變，從生滅門，而歸真如門也。

一部中庸，皆是約生滅門，返妄歸真，修道之事。雖有解行位三，實非判然三法，一一皆以真如理性，而為所悟所觀所證。直至今文，結歸無聲無臭，可謂因果相符，性修不二矣！。

但此皆用法華開顯之旨，來會權文，令成實義，不可謂世間儒學，本與圓宗無別也。觀彼大孝至孝，未曾度親成佛，盡性之極，不過與天地參。則局在六合之內，明矣！讀者奈何堅執門庭，漫云三教究竟同耶！若欲令究竟同，除是開權顯實，開迹顯本，則又必歸功法華，否則誰能開顯？令與實相不相違背，思之思之。」



財團法人臺南市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

電話 / 062993626

網址 / <http://sctc.ambtn.org>

地址 /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33號2樓

信箱 / ambtn8@ambtn.org